

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陽九述畧

致虜之繇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
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語曰木必
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
也。楊鎬養冠。賣國前事。不服。瀆言。即如崇禎

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僭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殘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總之。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知。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旨制義舉士。初

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
科本旨。主司。且時文得官。典試。且時文取士。
競標新艷。何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
採詞華。埋頭咕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
年皓首。惟且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
知讀書之義哉。既而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閥。
廉恥道喪。官且錢得。政且賄成。豈復識忠君
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
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

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呂習爲殘忍。做餽糶糊。水旱灾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貪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糧。敲骨剥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蠹賊騰循。良之舉容先曲。木屠伯叨。阜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

城之考。盜賊載途。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繇是而監司而撫按。盡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宗姻婭。四出行兇。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爾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許屈聲冤。

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爲官戶。擠重役。於貧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隸役牌勾欠戶。闔室棲遑。仕夫循習。故常餽心民瘼。被害胥讒。媚慝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問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饒財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賈董沉淪。薦剝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

同門。繇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輟轉親臨。轄屬。是曰通家。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其間豈遂無仁賢廉潔之士。總之。一壺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一杯之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而且儉。壬機巧。競賞圓通。持重端方。咸嗤古執。圓通者。塗附古執者。群離。必使一氣呵成。牢不可破。則小民安得不被其害。且幽冀兗豫五省。苦於俵馬。驛馬。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

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
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來官不得
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乳哺
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撻尅之
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
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
欲得當。臣爲出爾反爾之計。錄前所言。謂之
巧宦語之。臣趨炎附勢。門戶夤緣。則獨工語
之。臣興利除害。禦災捍患。則獨拙賞之。臣朱

提白粲。脫削肥家。則攘臂爭首。告之。曰。增陴。瀆隍。儲糶桑土。則結舌不談。他如飾功掩敗。鬻爵欺君。種種罪惡。罄竹難盡。是。曰。逆虜乘流。寇之誣。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爲均由均。役之說。百姓既。曰。貪利之心。兼欲乘機。而伸其抑鬱無聊之志。於是合力一心。翹首俟后。彼百姓者。分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其心既變。川決山崩。曰。百姓內潰之勢。歆之。曰。意外可欲之財。曰。到處無備之城。怖之。曰。

拔虜威約之漸。增虜之氣。曰相告語。誘我之
衆。曰爲先驅。所曰逆虜因之。溥天淪喪。非逆
虜之兵強將勇。真足無敵也。皆士大夫爲之
驅除。難耳。若果逆虜兵彊將勇。足曰無敵。彼
江陰一小縣。不過靴尖踢倒爾已。雖內有儲
積。而外無救援。乃猶慨然拒虜。閉城堅守。男
子出戰。婦人饋餼。虜攻之。百道。半年始拔。闔
城自屠。婦女嬰兒俱盡。而虜之驍騎。死於城
下者。亦且數萬。其時南徐毘陵。吳興金閭。設

能各出奇兵。犄角此虜。其有隻輪北濟乎。奈何。孤城獨抗。遠近俱靡。糧盡膽喪。而力竭無益也。細民不能遠慮。豈知逆虜得國之後。均田不可冀。賦役不可平。貪黷淫污。慘殺荼毒。又倍蓰於搢紳之禍哉。今雖悔之。痛之。無可爲也矣。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此之謂也。

虜勢二條

奴虜種類。原自不蕃。先年李寧遠。以奴隸兒

子畜之。玩之。掌股。使其長養內地。知我虛實。情形。又加。龍虎將軍名號。使得控制別部。狡焉啓疆。失於防禦。遂滅北關。白羊骨。諸種。益致披猖。又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繼喪遼陽。廣寧。滋蔓難圖。然猶廿年。蹂躪三韓。燕雲屹然無恙。即曾兩入朔易。山東。未敢公然盤踞。祇因流寇攻陷京城。慘殺文武。吳三桂愚騃。豎子。失於較計。欲報家仇。勾引入寇。逆虜遂令三桂為導。乘機掩襲北京。我人既

曰爲德。不復先事防閑。復曰南北中分之說。愚我滿朝文武。我文武處堂燕雀。倉皇不服。綢繆。又乘我四鎮之亂。并取河北江東。此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曰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好。大將既係庸材。參贊都非佳士。僅逞忽憐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遂致虜馬渡江。隻矢不折。兩浙八閩。捲籜颶風。其時瑜已潛來日本。未

嘗目擊淪亡。興言及茲。目皆盡裂。奴虜之下。江南浙閩也。本借西虜之兵。江陰亡失過多。賄償大費。周折西虜。恃協贊之力。責報終無已時。滿部倚老舊之恩。恣行全無忌憚。責報者尚未盈其欲。恣行者有簡制之嫌。繇是外內之心。漸生乖異。八旗各有頭領。政每出於多門。一朝自相齟齬。瘡難補於百孔。而且老本有子女玉帛之樂。心所惡聞者。戰爭蠻子。遂自掠谿壑之懷。意所圖全者。規避地方。既

廣。防守自多。盡發滿虜。則滿虜有限。純用漢人。則漢人可疑。進退維艱。固難自決。初時內地殷富。一抄搶則盈千累百。是日鑽營入伍。近者民間財盡。極搜索。僅鎗銖升斗。因而厭苦。爲兵奉調發。則涕泗沾襟。聞鼓擊則心膽墮地。名城無百騎之守。省會少及千之營。盡是蠻子漢官。一味虛聲恐喝。今所防者。浙閩邊海而已。內地義師未敢突起。已自絡繹旁午。十室九空如此。其沿海諸營。甚至半年無

愛才大... 卷...
餉。萬一忽有紀律之師。乘間而起。已。敝之虜。如何可支。家家裝束。輜重。人人顧戀。妻孥。惟有長驅渡江而已。雖有。郎。二省公忠愛民。然一木難支。圯廈。又且各虜久已。疑貳。事勢急迫。滿漢終不相能。此直浙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

既得南京浙直。則江右湖湘福邵延建。一時騷動。粵東粵西。截為懸壑。蓋廣信既下。常山固守。則虜兵不敢下南雄。越梅嶺。袁州復定。

湖湘驛驛。則虜兵不敢出。韶州度杉關。馬病無可更。伍虛無所補。二虜若不面縛歸降。惟
有束手待盡。故曰懸癭也。如此則天下財賦之區。一旦皆非虜有。雲南即無他故。僅足協
濟貴州。逆虜號令所行。徵發所及者六省。山
西陝西四川之糧。尚不敷漢中交城之用。漕
儲既絕。太倉日空。長蘆鹽法不行。宣文稅課
虛設。今按宣文疑其餘河南山東北直。租庸
有幾。臨清南旺夏鎮。盡成廢閣。况宮中燕賜。

郊廟祭饗。百官俸料軍衛月糧。邊關疑賞。軍
前火藥。弓矢衣甲器械。一槩取給。於此而又
加之。且士馬芻糧。唱籌何計。量砂點金。亦難
指石。脫巾之呼。勢所必至。逆虜其能支乎。而
且南畿江浙。勁兵逼臨。國藩從中而起。則八
閩兩粵。奄為我有。則虜之所防者愈廣。睢汝
歸陳。蕪黃漢武。岳鄂襄樊。荆湖南北。許潁青
徐。數千里間。處處須設重兵大將。少則不足
以戰。多則力有不能。與前代漢趙秦晉之事。

時異勢殊。西虜及西北遼人。不利犒賞搶掠。而有鋒鏑死亡之憂。誰肯復應其募。掉臂而去。轉生內難。瑜謂虜國日困。一日虜糧日竭。一日虜兵日少。一日虜勢日衰。一日虜民日苦。一日虜心日離。一日萬萬不可復振。蓋謂此也。逆虜不北遁。不久必有圖之者。此幽燕遼陝之虜勢已盡。在目中矣。去年八月十四日。天日清明。但聞空中廝殺聲。人馬旌旗。歷歷可數。自己至未。外來者大勝。從內出者盡

滅飛血灑空。岐頭一鎮數百人。家家盡見。老
幼俱見。其餘民謠各處如出一口。曰天時人
事合之。虜之敗亡必矣。虜既出口之後。萬分
不敵。元朝應昌地廣城堅。水草美善。部落蕃
衍。馬壯糧饒。且祖宗功德在人。人不忍背。逆
虜事事不及。蒙古抑且壤地褊淺。海西毛鱗
魚皮。今按毛鱗蓋毛憐窮寇中國。即不窮追。
其滅亡可翹足而待。一應進取機宜。竒正道
路。今徒託之空言。不必預為宣洩。

虜害十條 婦人放衙參附

東人之害。自江呂北至南京。

沿海有防邊養兵藏匿接濟之害。

近海有造船幫土值匠之害。

簽發舵梢之害。

內地有簽流船料搬運木植之害。

省會近城各郡有放債舉息買官附營之

害。

仕宦有配發上陽堡寧古塔之害。并入旗

披甲之害。

買官但計得錢。不問色目之害。

打老鼠之害。

拆房屋之害。

何謂東人。奴屬遠東諸人。先將童男女狖
獠者。或婢妾之屬。出之於外。虛詞哀哭。乞
人家收留。或僑於左近空房門廡。止宿。或倩
人做媒鬻賣。覘知既有著落。或數日。或數月。
近者一二日。遠者年餘。其人來認。聲言捉獲。

誣_レ呂誘逃_ヲ。拐帶僮婢_ヲ。歷歷招承。但凡干涉_ス滿
列_ノ官司。聽其指揮。無敢違抗_ス。其家立破。如其
欲而後止。更有串同人家。舊役奴僕。合詞拐
騙。本人無處稱屈。隣佑不敢證明。是呂無良
奴婢。挾此縱肆。上下無等。最可痛傷。
何謂邊防養兵。沿海營伍。呂防邊爲名。一
月半月。徵巡一次。便須附近民家打火。所過
之處。趨承供應。臨行并其雞豚畜產。罌粟壺
漿。一緊傾倒。擔負而去。甚者掠人床帳衣被。

鑄釜器皿。是日近兵處所。二三十里之內。每日黎明。便將各物搬入山僻。草菁篁之中。但留破釜窳器在家。食用支應。

其營兵半年無糧。編派民間分養。既有魚羹酒飯。復索雞肉菜茹。貧者兩三家。派供一日。稍可者。日逐坐養一兵。貧民半菽不飽。情何堪。既已養之。仍要活其妻女。不敢不從。若有一家殺死兵丁。誣曰謀逆。則闔村洗蕩。不得已。忍辱忍氣。不敢輕舉。

何謂藏匿接濟。義兵登陸。素與虜人飲博
歡呼。結盟交託。途遇問訊。毫無嫌疑。義兵在
船。除魚鮮外。其餘醢醬菜蔬。酒漿肉食。布花
絺苧。自須市之。鄉人米糧亦徵取。民戶油麻
竹木。事事須之。陸地其欲紮詐。鄉民者便指
曰某窩藏山海寇盜。某家接濟海賊。需索既
遂。官司亦不根究虛實。開造船幫工值匠者。
海口造船。并泖近海居民。幫工。春成牢鑽。匠
作飯食。更須民家承值。名雖官給米銀。百姓

不勝擾害。今歲造船。明歲又須修船。修而復爛。爛而復造。何時底止。窮民何日聊生。簽發舵梢者。農田之家。本來不諳水利。或時內港小舠來往。豈堪出海撐駕大船。奸人妄報某某堪作舵工。某某可充水手。其人心不願行。勢必重賄營脫。既簽之人。不論家口多少。若落木村公保。便終年贍養。又要朋派舵梢。幸力銀兩。窮民有屈難伸。更苦者。簽派船料。搬運木植。小木猶可十

人或數十人足召舉之數日便交割訪知其家山有大木堪作合檀船明大小桅木者不論遠水十里百里一筆號取曰某衙門官用濕松桅木非千人不勝次者亦數百人而後舉勞苦一日或曳十里或曳里許遂晚止宿樹傍不顧豺狼虎豹儻有奸人傷損賠累必致傾家何處催募千人知於何日得赴滾水不幸有一巨木闔境受其災殃又且所過之處墳塋禾稼一踣俱平利害如斯其家安得

不重賄營免。營免之後。仍復不許。斫損傷。日需後用。其人明知後累無已。權且醫療。眼前。徃時。祖塋喬木。日爲廢。虎美觀。今惟祝其速。爲枯朽。子孫猶得延生。

省會郡城。有放債舉息之害。買官掛名之害。訪知其家殷實。誘日買官。或有官事牽連。勸令附著。營頭名色。始初亦甚有效。一時狐假虎威。凡屬酬謝餽送。叩見贊儀。衙門犒賞。一切代爲料理。不須私囊見取一錢。於是高低

上下成羣結盟。管家所養。打合一夥。大弟兄弟。稱謂親親。酌酢往來。酒盃捷捷。年深月久。一一堆積。子母盤算。囊橐俱空。或曰多餘銀錢。委託牛息。他如急切借貸。倍稱難償。拴鎖鞭篥。爲過期之利息。出妻獻子。作別項之添頭。其軟局坑人。有如此者。

京官外任。有配遣上陽堡寧古塔之害。旗下披甲之害。初入旗下。各投庫主。既欲得官。復索見錢。有人招認應發。俱名京債。官纔到。

任。債主隨臨。百事未遑。先要理完本利。自非貪酷。其錢何處得來。或託本管幹辦。別處設法。那補京債甫畢。又須遣人入京叩頭送禮謝薦。漁獵所得。僅僅供給恩主。恩主。瑜謂逆虜之畜。漢官曰。漁民也。譬之漁人畜鸕鷀。下取魚。謹其繇。味放之中流。陽喬小鮮。充其口食。巨魚力舉。扼其吭而攘之。攘而復放。放而復攘。循環不休。斃而後止。或者犯賊發覺。或者隨坐作姦。動輒配發。上陽堡寧古塔。與援

有力入至旗下披甲充兵。雖官職極尊亦自
編入營伍。此時無錢營免。必須荷載差操較
之。明朝遣戍前代。貶竄。統體不同。相去懸
絕。即如翰作城且尚為過之。此輩亦名縉紳
不知何樂於此。而蒙面喪心。其為人役之如
此者。

倡優奴僕。輿臺丐戶。法所禁錮其身。遠者及
其子孫。而有錢可買身。致青雲。逆虜猥亂
中華。憲網掃地。不拘色目諸人。有無過犯。翰

錢皆可買官。或十人五人。朋買一官。發場傀儡。推一人出色。官資多寡。諸人炤分均攤。或諸色賤役人等。入在旗下。或乳母閹官之家。承應。視其口舌便利。活動小心。有意營謀者。認定幾千幾萬。不論道將大小。隨缺輒討一官。朝為僕隸。暮列冠裳。昨日俳優。今朝弁冕。倚託恩主。勢燄憲司。一體施行。凡屬此輩。得官比常更加察察。心恐他人輕慢。無端作福作威。凡係同僚屬官。更須加意周摯。分外小

心。若非良心盡死。廉恥盡喪。豈肯狼藉至此。士風何恃而不壞。民生何恃而不窮。醜莫醜於打老鼠。滿營婦女。靚粧艷服。三四成羣。聯袂行遊。市廛酒館。無有不到。或取幣帛。或貫酒穀。所值數金。一文不與。但曰今日不曾帶得銀來。算該你銀幾兩。你看那位嫵嫵標緻。揀一位打個老鼠罷。打老鼠者。淫媾也。若與理論。或索還原物。便稱調戲。反行喊叫。非魔非夢。任其白奪。業在市肆。又不得不開列。

營生源源若此。何門控訴。

慘莫慘於拆房屋。翬翼烏衣。高門大第。有無眷屬。任意鳩居。出入啓閉無期。飲食喧囂無度。初時僅止廳事。日漸沿入深閨。閤闔門楣立見。一時狼狽。窻檣墻帶。必令四面通穿。殖殖其庭。廣堆芻糞。有覺其極。專繫馬驟。此猶其小者也。必使外內無別。百道宣淫。少不遂心。構成大逆。又且借居停之好。多生枝節。無窮嫌釁。盡起於日夜盤桓。是日縉紳巨室。

反就鄉舍村居。本宅欲圖別賣，又無售主，乘其遷移代去，自行拆毀。棟梁桁柱，拆作柴薪，甃石連甍，委之糞土。數千金拮据而成。數十金零星而盡。毀折之後，數月便長蓬蒿。一望蕃蕪，黍離傷感。至於邊海房屋，借窟藏奸，細名色務使家家壁落穿通。一則便其搜索財物，一則婦女無所隱藏。諸凡所爲，何慘刻之甚。

奇莫奇於趙固山之妻。呂婦人放衙參。

凡遇有事。高座堂皇。開門唱贊。標屬長隨。排班參謁。拘提督責。發放施行。有時出外遊觀。或者親屬燕飲。飛黃熠熠。車馬軒軒。列騎衛行。前驅警道。霜戈耀日。赤幟緋雲。儼然一雌固山也。虜人之綱紀如此。

其餘奸淫萬狀。科派百端。又其罪之最重者。然一部十七史。無處說起。故反闕此二項。他如既納民丁。復輸鹽窳。一人兩役。朝暮值官。見事風生。吹毛索垢。牧養生芻。遇

物攘奪。大兵所過。四出騷擾。指稱奸細。搜
搶株連。處處皆然。人人飲恨。雖民間冤慘
號天。然無力俾離水火。又苦筆力短弱。不
能繪監門之圖。播道列之詠。奈何。

滅虜之策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彼
曰殘我。我曰仁。彼曰貪。我曰義。解其倒懸。便已
登之。衽席。出之。湯火。斯為沃之。清涼。則天下
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褓之子。同

氣之弟。安有不合羣策。畢羣力。日報十七年
刺骨之深讐哉。逆虜雖有神謀祕策。亦無所
再施。况黔驢之技久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爲
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
支也。彼之所日能據我中國者。原乘我民心
之叛。而用日張其威。所日到處望風潰散。未
嘗一戰而已。竊取天下矣。今百姓之叛虜。更
十倍於前日之叛。明而民心之思。更
百倍於前日之望虜。何日知其然也。已亥年

同國藩入長江。南京尚未下。兵律尚未嚴。而
江右江北。斬黃漢河。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
時雨。即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
大明之光復。民心之迫切。亦甚可憐矣。儻能
不燬其家室。不污其妻女。不戕其軀命。民心
之愛戴。不言可知矣。瑜身在行間。親知而灼
見。日與各處士大夫相接。已自與耳食而塗
說者不同。况瑜又拳拳懇懇。夢寐飲食於此
者哉。有人焉。果能以仁義之師。過之。枕席之

上。而又雷厲風行。譬則鼓洪爐。日燎毛。決衝
波。而漂炭。咄嗟而辨耳。然而萬有一慮者。即
曰。已亥之秋之故也。攻城不能拔。而去之。如
棄敝屣。使天下戴香盆。供餽餉。之父老人受
毒痛。海上之師。恐不復取信於天下。然國藩
入江之初。有識者已先策其必敗矣。今若議
定。下手喫緊之處。更其結。易其轍。威之。呂武
附之。呂文誅其殘賊。綏其士庶。玉帛無所貪。
子。女無所幸。而又號令嚴信。處置得宜。則垂

絕之百姓。忽然更生。民情鼓舞歡樂。何如也。既信而樂之。則數郡之後。遠邇歸心。東征西怨。傳檄而定矣。彼即不量其力。欲與我抗。譬之。日卯投石。日指撓沸。至則糜爛爾已。何能有幸哉。前日南都之敗。乃閩師之自潰。非虜能勝之。亦何得藉日爲口實也。即如時俗之見。謂虜弓勁騎勇。何日當之。此未知戰者也。騁檀車於平原。孔道則騁馳電逐。遇五尺之坑。則忽然自陷。轉圜右於高山峻嶺。則雷擊

霆摧入尋常之谷。則頽焉不出。理勢然也。今
江南多河塍溝澮。無成列之道。則馬不得馳。
我取敵於數百步之外。敵射我於數十步之
近。則箭無所用。即與比力較投。猶且我之所
長。攻彼之所短。况我熟其山川。審其要害。據
其形勝。結其豪傑。得其民心。鼓我士氣。又且
出奇無窮。從天而下。雖有烏獲。不能奮其力。
雖有神鬼。不能測其機。是惟有不戰。戰則必
勝。萬萬無疑也。彼逆虜不走不降。則釜中之

魚。惟有焦灼而已矣。若順治不死。取之較易。惜今亂離紛雜。恐江北已致分崩。軍志曰。天道後起者勝。今有其時矣。兵義者王。今有其勢矣。孤臣飲泣十七載。雞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瘠。面目枯黃。而哭無其廷。誠無所格。申包胥其人傑也。能感動讐仇之秦。爲之出五萬之師。統之曰。三大將。閱國歷都。復既亡之楚。不失尺寸。況此時秦楚歲歲構兵哉。故曰。包胥其人傑也。彼獨非人臣哉。瑜覲顏視息。

能無媿之哉。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立功成名。聲施萬世。未有易於此時者也。時乎時乎。遇此千萬年難遇之期。而棄之。輕於鴻毛。吾謂智者之所不為也。仁者義者之所不為也。有志者之所不為也。亦甚可惜矣。目前數欸。名曰述畧。述者記其行事。無有粉飾文致。畧者具其梗槩。不能委曲周詳。誅惡者法貴從寬。執筆者理宜存厚。况乎鬼蜮曖昧。敗俗傷風。事難直書。須敦大體。又且

年來酬應既寡聞見日踈年衰善忘轉眼遺
忽偶追昨事數日難尋一時欲歷叙精詳其
勢不能捷得是日掛一漏百畧述大端然已
髮上衝冠罪不容戮矣賢契幸爲存之他日
未逸事於外邦庶備史官野乘耳

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
顙拜述

舜水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安南供役紀事

自叙

媿我中夏淪胥外夷閔位天既不賦瑜且
定亂之畧瑜何忍復生其任運之心是官
逋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海茹荼
百千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沉列復陸乃忽

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足，臣申禮然，徒死亦不足，臣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況瑜太讐，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先不撓，臣禮譬曉國主之識習，局於褊淺，而才氣頗近高明，讒夫鴟張，極力煽其焰，元臣箝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撐，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歎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厲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

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畧書
札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
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呂奉使
困饑雪窖。洪皓呂迎請流遞冷山節烈尚
矣。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
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
南供役紀事云爾。

一該府於丁酉年正月廿九日奉國王檄檄取
識字之人。故壓不發。至次月初三日。丁時掩

捕如擒冠虜。閩音朱與周相近。誤呼周相公。周迷南手足無措。遂曰後事囑其妻子。而後往。放歸如獲更生。其勢激之懾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由。久之。差官面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雞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老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餘人槩不作詩。炤瑜具供。但小異耳。不

知何解。

一該府作色厲聲恐嚇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報來到上邊去說做不得。諸人寂然。瑜抗辭答之云。此是該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該管者豈有不知。我豈知道。若上邊覺察出來。自有承當。何與我事。一該府令人看守。勢同軟監。瑜語之云。此非一日之事。豈有不飲食之理。且我寓中。誰人炤管。應帶行李。誰人收拾。語塞。然後放歸。隨差。

班役諭令居停伴守外復差人竟夜遊徼。瑜度必不能自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即欲自裁。方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瑜已作死別。呂蘇吾不解。根究其意。瑜慮其恐怖。別生枝節。遂更端其說。兩日內連往占上。見翁儀簿及各該衙門儀簿署鎮土王。用一欵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呂卞衙門。槩不具刺。小官無知。生瑜於

別席亦不與較。

初三夜半方歸。初四晨去暮返。二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即一紙別家之書。亦冗不及寫。本寓無人看管。親友不敢受託。後致被盜。繇此也。

初五日先至早泥。各處差官齊集。夜半傳發。惟傳瑜一人。餘人禁勿往。至彼衆差官俱坐定。不爲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猶華言大王也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聲答云。天子方得言。

徵大王即盡有東京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荒服一諸侯王耳。何敢言徵。差官點頭曰。派派派。平聲。猶華言。連說八九聲。是是是也。

差官曰。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時有進士至彼。曾受其困辱。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爾。貢士便是舉人之別名。故稱曰某科貢士。若貢生便與舉人進士有分別矣。至於大小。則不在此論。我朝國初重貢。成弘以後。單重甲

科謂之兩榜。即如貢生亦有不同。有選貢。有恩貢。有拔貢。有歲貢。有准貢。例貢高下之不等。國初之制。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成均積分。累升。性堂。分數既滿。優者入爲官。詹坊論劣者出爲科道諫官。又有稅戶人材。賢良方正耆儒等名目。除授更優。鄭湜起家爲布政。嚴震釋褐。拜尚書。進士初授。或爲縣佐尉。似未得與之頡頏。惟成化朝。呂邊儲匱乏。許令博士弟子員。及民間俊秀。輸粟入成均。

後來積分之制遂廢。始單重甲科。卽有調停
之者。曰三途並用。終不勝甲科之貴矣。
或問取士法。答曰。周官鄉大夫察舉。而侯國
貢之。天子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升之。司徒
曰。俊士。然後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
尚矣。漢朝曰。選舉公車。貼大經十道。得五爲
通。最爲近古。故得人爲最多。而經術之士。重
於朝廷。唐朝試士。曰。甲賦律詩。始爲雕蟲小
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試士。曰。論策。此外各

有明經韜鈴宏辭茂才等科。明朝自制義
第一場。四書義三。經義四。合七篇。第二場。論
一首。詔誥表內科判五道。三場。策五道。鄉試
中式者為解元。經魁舉人。會試中式者為會
元。會魁進士。廷試策壹道。磨勘進呈。台司讀
卷。天子標題。第一甲第一名為狀元。二名榜
眼。三名探花。第二甲三甲為進士。同進士出
身。多則四百名。少則三百名。國初亦有中一
百名之時。子午卯酉為鄉試四科。辰戌丑未

爲會試四科。問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狀元。曰：此永樂日虜傲親征，皇太子監國於南都。太孫監國於北京，避嫌不敢臨軒策士，故遲廷試之期。原是壬辰科進士。曰：派派派。旁一人曰：太師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問而奉答，不過古今掌故耳。若於書無所不讀，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當此。

一初八日至外營沙。

安南音
陵甲

爲國王屯兵之所。

見翁該體帖同前。該體者專管唐人及總理

一本曰投翁該體書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

人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

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召不見為美所為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亦義也。此兩三國

人之所觀聽非細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

遠不必言。近日新膺大明敕書特召三國

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僮大王明於

斯義必且笑之。瑜為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

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_下目。明大主之大之高。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吐。曰和之。之瑜異。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達國體。曉暢事務。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即日朱之。瑜頓首載拜。慎餘。

一該船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

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又非九賓見客。萬目共注。奉命之人。傳呼迫促。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唱。瑜不爲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後加頓首二字。諸大老屏人面見。彼此不相爲禮。

一語同事翁斗曰。見國王及該臚。從來無不拜之禮。今與公各班相見。我今日呂死生爭之。慎無隨我。呂累公。先時欲言。恐公震怖。公若

捨得死則不拜可耳。於是翁姓者先拜。瑜直
立於旁。差官啓事畢。來就瑜。令拜。瑜作不解
狀。舉侍班之仗。於沙中劃一拜字。瑜即借其
仗。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瑜袖。按抑令拜。
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
瑜毫無顧盼。揮手即行。語同行者曰。爾輩何
故隨我。我此去。至好。是下監。彼國監禁。公行
需索。所費萬端。我止辦一死。爾輩已拜無事。
不須隨行。但遠覘之可也。若此去便殺。倒得

乾淨。因解身上鮮衣與之。惟整束舊衣同去。不知其赴該艦所也。

一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欺陵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瑜。該艦共議抵暮方歸。同事者拜畢。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人。隨發醫官黎仕。對家令黎醫官委曲勸諭。云不拜則禍不測。答云。瑜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是夜往復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

殺入極慘酷。何不自愛至此。同行者俱極力排詆。瑜勞倦已極。厲聲答云。前日從會安來。與親友俱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多言。黎亦憤亦憐。乃云。既堅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復該艚。

一次自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餘人盡起。將家事囑託陸五。賣寓中所有之物。還彌左衛門銀四十兩八錢。寓主權兵衛房租銀參十兩。餘者

與汝作盤費。帶來衣服行李。盡附蘇五呂。內樓供奉勅書。拜上。仔細收好。帶至日本。待家下有人來。附去。囑畢。對黎醫官云。我大明徵士也。此國家百八十年來未舉之曠典。公應不解徵士爲何名。我於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後被徵二次。不就。四月間。即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監方國公軍四十八萬。復不拜。後呂虜變。遁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呂不拜。我來外國十三年。即夢寐中不漏一字。所

隨章僕。俱非家鄉帶來。故各處交遊。無一人
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後。乞公至
會安。與外江諸友一言。曰明之。死後。料爾輩
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
一交趾通國大怒。磨厲。曰須。即中國之人。無不
交口唾罵。平素往還親暱者。或隨機下石。曰
求媚。或縮袖寒蟬。曰避禍。即有二三人。不相
攻詆。然無或敢評隲一語者。惟日本諸人。嘖
嘖稱奇耳。本日有李姓字耀浦者。適至。該船

迎謂之曰。不信世間有如此狂人。李云。未識其人。一見方知。此必有故矣。所對之言甚直。空谷之音。此人而已。該艚復呼瑜。面問徵士云何。且云。言語不明白。授紙筆令寫。瑜即寫。崇禎十七年。被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第三次。竟除授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國公方國安軍。復不拜。於是閣部勲鎮科道等官。交章論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章甫

上。瑜即星夜遁逃。澣濱數月不見。緹騎已後。遂有逆虜之變。之瑜不別家人。隻身前來。日本已十三年。至貴國已十二年。受苦不可盡言。豈敢目藐藐之身。驕傲大王。自取殺身之禍哉。今大王不察不拜之是禮。赫然震怒。瑜又何言殺之可也。監禁可也。拘留可也。顧獨不可拜耳。本年正月。欽奉監國魯王勅書。別有騰黃。不再贅。瑜或書或語。談笑而道了。無驚怖之色。該艚回顧其妻曰。好漢子。

一今日至次日國王五次密密差人至會安察訪事實。隔別前後差人不許會同。幸諸人無一至該府家計無所施。

一大小官員紛然問難逐日踵相接也。其來者直入攻瑜絕不及於同事者。同事者因得乘機逸去。其後習呂為常竟遠避呂伺之。瑜始為孤注矣。歸則讓瑜云。隨口應附。同他混帳。何必根極理要。與之往復周旋。終日唇枯舌燥。那有如許精神。瑜佯謝之曰。已喻。然來者

必接_レ呂禮。答者必竭其誠如故也。一日有一

下僚年少。意頗自矜。偕數人來。其人已再至

矣。問曰。天根月窟。先生解來。曰。我不知。我音

王及尊者曰。如何。不知。曰。不知便不知。却又

有個如何。你不知中國之大。學問之深。如海

一般。故曰學海。你音述。呼。最中國書籍之多。

汗牛充棟。五車不足道也。豈能盡讀。況去家

十三年。目不覩書史。常編久絕。絃手生疎。其

人改容謝之曰。小可未達其理。唯願先生明

解曰。閑茅塞。不敢問難。曰。問難何妨。邵堯夫
程夫子託名引喻。固自不知。即如李太白詩。
朝遊三山。夕憇五嶽。此亦可解乎。旁一人治
曆局者。私咎之曰。見渠倨傲無禮。故拒絕之。
一曰。常編。一曰。邵程。一曰。詩。豈是不知其
人。固請之。答曰。河圖洛書。方位各居。先天後天。
無欠無餘。又曰。上下四旁。左右前後。少多配
合。各得其九。四九六六。盈城花柳。其人喜曰。
果是不知。治曆者曰。一八爲九。二七爲九。三

六四五皆九。豈非三十六宮。於是逡巡而退。
一十四日。該艘又復差官諭意。瑜引韋祖思拜。
夏主赫連勃勃。勃勃怒而殺之。爲比差官沉
吟不信。尋史書與看。將書復該艘。復來索前
所寫者。再寫一紙。瑜不寫。但復云。大王偶得
一士人。到此不能與之商畧。天下國家之大
務。而顧屑屑於拜跪之間。竊恐聞之遠方。有
目窺大王之深也。呂大王下士。千古美名。美
名不居。而必責瑜之一拜。拜畢。人誰知之。孰

與美名傳之天下後世之爲大手。瑜守禮而死。死無所恨。乞高明亮之。其末大書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十數而已。

一同時又一文官至。寫云。太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識人事乎。曰。不肖寡學薄識。烏足目知天文地理。至於三才之實理實事。稍稍竊聞一二。儻大王盡禮而來教。必能佐大王國家之大務。若不循禮而強以威逼。不肖延頸待戮。更無他說也。本官咋舌而去。前此來者。

多稱先生。瑜答云足下自稱曰我安南音島

與上。人自尊之辭。猶華言本却本院也。因其人稱太師。瑜自稱

曰不肖。已後無不稱太師。自稱曰小子。小可

惟介弟一人。稱瑜曰尊師。自稱曰小某。

一該府聞其事。勃然大怒。立時登舟。來至外營

沙。見國王。欲重賂與援。期必殺瑜。曰快其志

適國王。自他事。差人相遇於順化。去營沙。咫

尺矣。因有緊急事務。星夜促回。計不得行。及

完事。星行來至。往返又復數日。議禮已定。無

可下手銜恨不絕。可見死生有命。非人謀之所得施也。

自十五已後。各官來見者。體貌隆重。如見其國主及尊官之禮。止於不拜耳。該府泊舟河下。逐日親見。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因黎醫官作通事。言語亦不明辨。大凡問答。俱用書寫。寫畢。即將去。復王可見俱從王所差來。或將原紙送還。或竟持去。前來刺探者。時刻不絕。瑜去家十餘年。久絕歡笑。至是同事及

從行。莫不怪瑜舛錯。無可告訴。抑且嗟歎。詆毀之聲。不絕於耳。怨怒之色。時接於目。不得已。逢人便笑了。無憂疑。先是聞彼國載籍杳然。未有印證。死不得自旋。知其國多書。便可暢意舒發矣。

十七日草疏已就封。附王鳳。酬對之外。別無他事。惟有整衿危坐。旦夕俟命。前所差人。十八日盡來。回復。察訪無所得。無可借目爲名。

十日之內。逐日殺人於瑜寓西。莫不先梟其
首。次將骨肉爲醬。筋骸腸胃。拋撒滿塲。且致
鳥鴞犬豕。競來就食。血染泥沙。肉飽異類。夷
風慘刻。惟且張威。其意不過使瑜驚懼耳。

一國王雖不知大義。然頗好名。既無名色。不便
擅殺。十九日遂致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大
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是日
昂答之。餘意錯見於答書之中。

復安南國王書 猥辱元臣。賚頒翰札。捧緘

面讀。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鷹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畧。堯舜君民之懷。居恒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乎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大王超世之姿。動合於道。往年處分諸事。有德有禮。古之賢王。何旨過之。近旨承命執役。來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盱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

呂刑平大憝。銘勲復辟。在於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乎軍形。古無其詞。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呂相狗夫。軍形者。就刺料簡。總處含收。藏而言耳。是即所謂軍實。而恭用之之妙也。用兵之妙。太上呂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誣。此又其最下者也。即曰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誑誤。呂爲進退。呂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

示之。曰：形非真，有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警
雪耻之師，真義兵也。正之，即爲名；揚之，即爲
聲。通於衆志，即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
應前歌後舞，曰：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則
亦角摧而崩爾。何必料簡軍實，五圍倍攻而
後克哉。然其善之善者，則在乎用賢。即舉來
諭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
曰：發明其說。太公殷之老也，何曰周得之而
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曰去

楚適漢。楚魏隨之。呂亡。可見天生英哲。既錫
之。呂神明邁種之才。必資之。呂感憤豪壯之
氣。何能與隕箠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
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諏。毋使其外
資敵國也。呂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
萬姓。外展故土。則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
既非其人。亦無其志。徒呂天禍明室。遁逃貴
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
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呂

無禮誅之。而復曰：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之矣。儻異日者，天厭夷德，神孫良翰憤發，敵愾掃撓，搶靖胡虜。瑜藉木王之靈，邁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爲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攜貳之端，降封之，故昂言於朝，致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責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日爲好，其斯之謂與。承命裁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

統希原亮。即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二十一日代國王答書 別見

即日拜儀部。彼國之宰相也。元勳碩德。如文潞公然。年八十餘。龐眉皓髮。瑜用一單名帖。如前。彼用兩手。升於頂。見必披髮加帽。合掌上舉。過其額。黎云。斯禮爲至尊而無目加矣。然其大老元臣。俱甚謙謹。即前之欲殺瑜者。所謂食桑甚懷好音也。

一試堅確賦。三月初三日。鬱鬱枯坐。偶呂不

入耳之聲。濁亂神思。適國王遣人寫一確
字來問。余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的確確
論等為解。遂將堅確為題。令余作賦。賦曰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日執役王家。來茲廣

漠之野。叢枯毅茂。茂。校神。蓋轉。假。故云。

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流。迅。駭。懷萬壑

之泠泠。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

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淒影其何對。月

兮三人已。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

龍鍾踟躕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跼空
中。一角直矗。拳執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
非絲非竹。齒踈淚浥。疑歌疑哭。不足。曰陶我
神情。適足。曰擾我慎獨。忽逸典之端。飛慕觥
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身
拈稿兮神馳。塞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
是非問竒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
而解義。攷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詰
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

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文辭。朱子
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
此也。確手確手。學力所成。微手微手。析理斯
精。確則繇堅而致。而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
蔽。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鄰。歷百
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慶之不
丟。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
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汚其白。磨焉
磷焉。孰滴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硜者言必

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磽磽者其質平。磽磽者保護之。而僅完。擊剝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與實而無偽。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吾以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

虛者如彼而平。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徃來冲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實。蓋亦繇光輝。幾聖神。而孳孳乃所願者。時中之君。

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大明遺民朱之

瑜魯瑛甫。賦於交趾國外營沙之旅次。

一李姓者。累次諭令取家眷。該艚要造府第。答

云。去家十三年。絕無婢妾。何有家眷。瑜役畢

告歸。必不留此。甲第何為。初五日忽致供給。

瑜力辭之。該艚諭云。再辭不便。某亦不敢代

啓第受之。無憂也。次月瑜先期往辭。該艚力

稟而止。今按次月疑當作次月

一榜示文武大小臣士。中國之儒。大要有二。

其一曰學士。多識前言往行。而行誼或有未至。漢詔所謂淹通墳典。博學宏辭。是也。其一曰賢士。端務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漢詔所謂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是也。二者罕能兼之。有能兼之者。仁義禮智積於中。恭敬溫文發乎外。斯誠國家之至寶。而聖帝明王之上珍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故食祿萬鍾而不爲豐。後車十乘而不爲侈。衮衣黼黻章已。不爲華。尚父

仲父尊已。不爲過。何也。道尊德盛。當之而無
媿色。君臣之間。一德一心。都兪喜起。斯得志
於時者之所爲也。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
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蓋未有貶
損。曰狗人者。近曰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
干常。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
之。丘文莊公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曰遁
逃至此。太公伯夷。嘗居東海北海。曰待天下
非創也。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斯亦已矣。奈

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爲棄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爲下品。較之德義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棄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爲絕不知讀書之旨也。況能尊賢。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伎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等

記信爲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寶瓦
礫。芟嘉禾而養蕪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
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亦非遠人之所
敢言。已後幸勿再及。四月初吉大明遺良
朱之瑜白。

留札存案。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職來
問古文中義理。因居停黎先生傳說不便索
紙筆寫。植橘柚於香朔。蒂華藕於修陵。二句
問義答云。橘植於南方。其性畏寒。過淮則化。

而爲_レ積。華藕者。芙蕖也。即今之荷花。若栽於高岡之上。豈能榮茂。二語總言託非其所來。官寫云。好好。又問折若木。而閉濛汜。及鳶飛戾天。一節書義。敷衍條暢。大悅。稱誦。復云。安南解釋甚朴畧。答曰。朴畧不妨。只恐全然不是耳。黎云。此公極好學。家有多書。余問云。尊府古書多否。答曰。少少足備觀覽。余問通鑑綱目。前後漢。廿一史。史記。文獻通考。紀事本末。潛確類書。焚書。藏書。及古文奇賞。鴻藻等。

書。答云。俱有。惟鴻藻無有。余言安南無書。遠人離家十三年。不見書史。生疎極矣。如此甚好。改日斗膽。借一部來看。且消岑寂。復顧船主汪二官黎先生笑語云。如此便不孤苦了。來官復寫云。小某敢請尊師到賤家。且助一樂。余亦允諾。因天雨未往。初八日該府忽令汪二官來索此紙。不知何故。後一二日開船回去。竟不附還。該府素不知書。此等解釋。又絕非所好。討去一看。竟爾帶回。此中必有深

意若徐庶之母。自誤其身。可鑒也。恐久而遺忘。故書此。以誌其巔末云。四月十三日朱之瑜謹記

一介弟至。國王聞之。謂黎醫官云。這是大人。大才學。大學問。伊小子曉得甚麼。如何敢至其所。有此大膽。伊又章密道理。章密真貨。章一密。真一貨。

言不一識也。真貨者。華一言。在取也。

一瑜疑大人之說。似未釋然。往問其親。暱張醫官。孔一名。挂官。云無之。嘗對吾等歡喜稱道。曰高人。

我不知其胸中。但去問的。無有不知。這是高
得緊的人。我安南自然沒有。便是大明。如此
人者。恐怕也。少毫無纖芥之嫌。是日張執禮
甚謙。而稱謂甚卑。即向之攘臂怒罵。首欲殺
瑜者也。

一四月廿一日。辭別國王書。

光一日。月。小學詩
書。來問。目。及之。

名帖同前。辭謝大王閣下。恭聞治平之本。敦
學爲先。即使時有戰爭。亦必兼資文武。漢世
祖投戈講藝。息馬論文。大業中興。獨先近古。

魏武帝手嘗橫一規。髀不離鞍。猶謂春夏讀書。

秋冬射獵。故知講讀之道。乃是君國之經。卿

士亦然。豈惟人主。因國王言武將不呂子明

中年涉學。遂取荆州。杜元凱左氏癖。終平

吳國。博陸精忠。浴日無術。貽後世之譏。萊公

駿烈撐天。讀傳取益。州之誚。是則賢相良將。

咸貴習禮。知書。況乎成方。扶奸。恒陰昌邑。籍

非經術。何日誓疑。在乎作新。自然丕變。昨者

購求遺典。必將養育時髦。於是人文化成。教

興俗厚。洵千古賢王之盛業。而萬代流聞之
美名也。瑜謂五經三史。七國六朝。尚可從容。
族諸異日。或詞旨深奧。或問學淵源。或縱橫
捭闔。且矜奇。或月露風雲。而按藻。下學上達。
近裏攸宜。詳觀目錄諸書。偶見小學一部。彙
往哲傳心之秘。迺初學入德之門。儻是十竹
齋所鐫。粵陳選所註。最爲善本。洵是國珍。致
君顯親。言言金石。敬身明倫。字字蒼龜。若使
立教於國中。必多利益於君上。但列孝經。或

年訓詁。迨夫忠經合刻。益是書賈所爲。語不
雅馴。義多舛駁。緣是馬融纂輯。原非先聖遺
經。然欲立言。必須考行。馬融爲南郡太守。尚
且狼藉贓私。其書竄東閣。牽章豈能感發誠
敬。固宜斥絕。勿穢文林。無限依依。數言代別。
昂白之瑜頓首再拜。

一瑜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視舌雖存。睛眇
已弊。蒼頭遠逝。黔突難炊。色甚慘淡。親友確
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然形跡可疑者二。

鎖鑰交於寓主。今套鎖直入。一也。先日有書。言無人看寓。是夕失盜。二也。瑜一察不究。但遺攝鎮土王云。寓主父子前後遠出經營。單遺一婦看家。鞭短何能及馬。盜賊洞知虛實。張燈竟夜搜羅。顧惟黃卷攸存。更有青氈儼在。遺物俱空。遺失下絕不及。居停一字復為。遺故奉此為笑耳。中解諸人笑曰。為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請人方纔。嗟歎謂非常人所能。一瑜辭王而歸。各官不及知。歸後文武百官無

不傾心，思慕該。船差人，競來傳說。譽之，每過其實，不敢自舉其辭。咸冀再往，而不可得。然初時皆欲殺瑜，後則各相敬愛。無一人自異向之乘機下石者。咸相驚詫，曰：為異事。維時鷓鴣無伍，不得不化而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匡術之眼爾。

一代安南國王書。蓋聞聖哲必因時，曰建功。賢智貴正名，而戡亂。乘機遘會，既釜同袍。慨我遺家，不造。曰致遺國，多艱。先王之冢子，幽

之於別宮。蠹賊之宗盟。寵之。曰重任。牛骨五
具。讀前史。而興悲。寧水一盃。豈在今。而用恤。
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
某宮。胸羅今古。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
草露布。文事則雍容。犧象武備。則首足萊夷。
真命世之逸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丘墟
民人塗炭。偽新之篡竊。四世春陵之舉事。幾
人。即或守雌而伏。自當憤發爲雄。乃者審敵
觀變。似圖一舉百全。比得祕函。不禁手頰。知

某官惓惓爲國。切切勤王。國祚寧長。臣民胥慶。梁國反周。爲唐。汾陽熾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个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動衆興師。矢公非富。幸君工之。協贊勵率。土而同仇。與子偕行。無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靖彼驍駒之卧榻。完茲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則力分。某官內擾外援。敵防此則失彼。虜聚目中。功成

指顧。使旂常銘翼輔之勲。乾坤正忠義之氣。
列土分茅。錫圭奠卣。光榮增於祖考。福澤流
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男子之愉
快哉。倥傯軍務。草率裁械。會晤非遙。瞻言有
白。

又節畧 蓋忠孝者天下之大節。而篡逆者
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共明
斯義。某人者地實寒微。心懷梟獍。所養牧
圉。尚不類於沂涓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

於逐戎之襄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
美名。而臺城誓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逼。
狐穴城而姑息。城其隳矣。鼠迹器而弗投。器
可全乎。祖父子孫。世濟其惡。封貍狼。羅日
長其殘。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凌遲罔恤。振
舌所無。使斯民不知三統之義。實迺殺萬姓
之心。

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
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

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即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論劾。大指論臣僇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即星夜逃避。澣濱。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即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閭。其弟

張王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
有爲耳。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發匿。絕不
目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
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覲。多
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邈焉河漢。去年委曲
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
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臣
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確。不意姦人爲
梗。其船出至泮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

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賚
有。主上監國魯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
特召臣還。臣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初處
士中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於公所行禮。
即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
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
輾轉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
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教驚懼。
即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

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
衛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也。靜候夏間。附船
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召紆迴其
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
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
衙門。撒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
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
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
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

兵之所。日外營砂。先見該艘。手致一書。隨見
國三臣具一欵奉勅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
名帖。臣屢被詔勅。在國家爲徵士。與尋常官
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召辱國典。故長揖不
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
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艘令人往復勸
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
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艘云。好漢
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休臣。得臣一拜。即

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衰。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即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君父。臣佐勞臣。一旦迺爲意外之事。而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臣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死。孝最爲幽慘。此

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畧
書札別錄附聞。惟祈 睿鑒。草莽之臣。不諳
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
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尚有一李陵爲知
已。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
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齶肉。剝肝。夷風慘刻。惟
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
無敢收取。自爲鴟鵂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
憂。伏願 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勵精旰

食虛已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擣盧黃
勤勲長白大拯陸沉之神剏修復久汗之
陵廟始終勿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日聞 監國魯
丁酉年貳月拾柒日恩責生臣朱之瑜具
奉勅特召恩責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
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
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日本事
遣其心腹重臣就問臣昂據其來意竭誠相

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
聞奏。三月三日。遣入來試。堅確賦。已後屢遣
其文武戚屬就臣寓所。虚心質問。隨手批答。
得答即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
衣襪俱空。謂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夙
憾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拔萃於
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
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其心失人。安知禮
士。是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尚未親見。

又不明言遣行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况
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賤
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
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况能光輔主上
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
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
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草疏再陳
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伍月貳拾柒日
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續書尾附。自六月初三拜書之後。連日
嘔血不止。上林射雁。應已展帛於中朝。北
游乳羝。毋使落旄於下國。寥寥數語。耿耿
丹衷。楮尾續言。撫膺增痛。

跋安南供役紀事

釋獨立性易

乾坤亟覆。慘出竒常。大地羸羸。荷存通蹕。
歲癸巳秋。易與先生。天涯把臂。共寄足於
穎川居士之門。冬杪。先生遽以南服分行。
翩翩振手。一瞬且間。竟成八載。甲午冬。易

自改觀安禪。爲容客老。乙未秋。遊行神洛。
飄然異國。野鶴孤蹤。不靳東西南北。齒黃
髮白。緣難再親。頃戊戌夏。先生應監國
召。問渡長崎。易時曠觀東武。三千里外。尚
出。慰言縷縷者。不勝肉骨。即欲半面襟期。
附之。神馳而夢越矣。己亥春。易以養病。還
崎。又復附書。珍重。山高海濶。地遠天空。而
先生惓惓於鄙人者。若是自患脚根病。痼
乃爾閉關。究心摸索。今夏忽逢先生。再臨。

幾何覲面。非天與作緣。當其能焉。圓光一
隙。屢屢傾心。至聞有安南紀事。再至請觀。
幸出披讀。爲不勝嘉歎。曰。於戲。夫天之正
氣。鍾夫君子者。是哉。昔子卿持節單于。而
不屈者。爲有君命也。今先生以逋臣客軌。
執義自高。不爲聲折。死亡不顧。言奪氣等。
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自視
孤虛。一命益挫。益堅。得俾從容履跡。使荒
裔知有凜凜大節。不因國破。全斯中外高

風可稱。今古第一義。懺悠悠遐屬。轉盛怒。
爲歡心。折矜持。爲下走。復自作賊。答書。金
王其微。不受毫末之塵。飄然返楫。三聘徵
君。先生爲不負明光於一日矣。今者一羣
夏屬。裂我冠而鼠尾。祖左袵而馬蹄。臣其
狐貉。視此紀事。能不垂頭而自泣否。子與
氏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爲何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